

zhongguokexuejiatanxianshouji

[illegible]

李渤生 著

的
残
忆



海燕出版社

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
zhongguokexuejiatanxianshouji

雪域湮没

xueyuanmodecanyi xueyuanmodecanyi

李渤生 著

的残忆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湮没的残忆 / 李渤生著.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5.12

(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

ISBN 7-5350-2917-5

I. 雪… II. 李… III. 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青少年读物 IV. N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935 号

主 编 维 正
副 主 编 左 右
整体设计 皓 天
封面设计 赵晓战
版式设计 袁 娜
图 片 李渤生 杜泽泉
陈和毅 等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 话 (0371) 65724903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作者简介】

李勃生，研究员。1946年6月出生，江西永新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同时兼任WCPA/IUCN东亚地区常务委员会委员。东亚自然保护研究、监测与培训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植物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和生态旅游的研究工作，特别在我国青藏高原的植被与自然保护研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50余次赴青藏高原考察，6次深入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并于1998年率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队一分队成功完成了大峡谷的首次穿越任务。主持完成了“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总体规划”、“中国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总体发展战略及1990~2000年发展规划”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制定。1993年由于在我国成功地组织了世界保护联盟(IUCN)的第一次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会议和建立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的突出成绩而被世界保护联盟授予Fred.M.Packard国家公园勋章。

著述不丰，仅有30余篇部，在工作之余撰写过少许科普文章，钟投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自序

扳指算来，我自1975年参加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首次踏上青藏高原，至今已近三十年。在此期间我曾五十余次深入高原感受与解读这块神秘的土地，可以说我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无私奉献给这一世界上最雄伟、壮观、神奇、朴实、深邃的雪域高地和诚挚、善良、勇敢、纯朴的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同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雪域高原的自然与人民馈赠给我的却是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无价珍宝。她赐给了我如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远的志向，如千里羌塘一样宽广的胸怀，如雅鲁藏布

自序

大峡谷一样深邃的科学与文化知识底蕴，如长江一样不惧艰难险阻奔向东海永不回头的顽强意志，如高山破雪盛开的灿烂山花般的火一样激情和如高原冰峰的晶莹冰雪一样对世间邪恶的冷酷无情。换句话说，雪域高原净化了我的灵魂并使我练就了自立于世的本领，使我摆脱了世俗与平庸，并赋予我一段极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为了报答雪域高原对我的锻造之恩，我虽已年过半百，但仍年复一年地奋战在高原上。尽管我的一些战友已献身高原，化为雪域的一抔泥土，尽管不少战友留下了难以医治的顽疾，尽管大部分战友都已从高原第一线撤下，但我依然默默地在此耕耘。在本序刚刚搁笔之时，我主持的青藏铁路高寒草甸植被再造试验已获成功，并通过了专家组的阶段性鉴定，该项成果即将在青藏铁路建设上发挥作用，而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同编制的《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也已结稿并通过了专家评审。这可以说是对雪域高原人民的最好回报。

1998年，在我率科学考察队一分队成功穿越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后，我便被冠以探险家的头衔。其实就我的初衷而言，我既不想当探险家，更不愿做猎奇者，我仅仅想怀着一颗平常之心和科学工作者独有的探寻真理的科学态度来认识雪域高原和探寻人类与之永久和睦相处的道路。为此，我在往日详尽的日记中大量记载的都是雪域高原的自然生态信息，而很少想到为今日的写作积累素材。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愈来愈感到雪域高原赋予我的这段人生的珍贵，于是心中便萌生了在退休后把我在青藏高原所经历的无数难以忘却的时刻留驻于笔下的心愿。

令我无奈的是许多挚友及杂志、出版社编辑却不容我闲下以后再提笔，尤其是我的好友海燕出版



社编审余鞠华、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赵中胜夫妇更是不依不饶，使出全身解数催我写稿，一稿刚完，又约新稿，并反复申明我的稿件不交将影响整个丛书的出版。更有甚者每每我都成了丛书的最后交稿人，充当着拖后腿的不光彩角色。平心而论，这些仓促而就的文稿实在对不住读者。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负债累累的人还了一些债务总觉得轻松一些，对作为好友的债权人也算有所交待。

在开篇之前，拉拉杂杂写了一堆，仅仅是希望读者谅解。我真诚地希望摆脱了纷乱的杂事之后，能认认真真的向读者敞开我的心扉，让读者与我共享雪域高原赋予我的流金岁月，与我在此间领略到的人生真谛。

李渤生

2005年1月16日



作者



目 录

跃马驱车纵越羌塘 / 1

其香错畔驯烈马 / 3

七月飞雪高原寒 / 10

雪润羌塘绿意盎 / 14

登高阿木觅奇葩 / 20

双湖失落无人处 / 26

独车勇探北上路 / 30

巴毛穷宗起风波 / 37

约基台错救命水 / 43

喀拉米兰舒心扉 / 47

攀崖涉涧解读奇谷 / 56

误饮毒泉人近垮 /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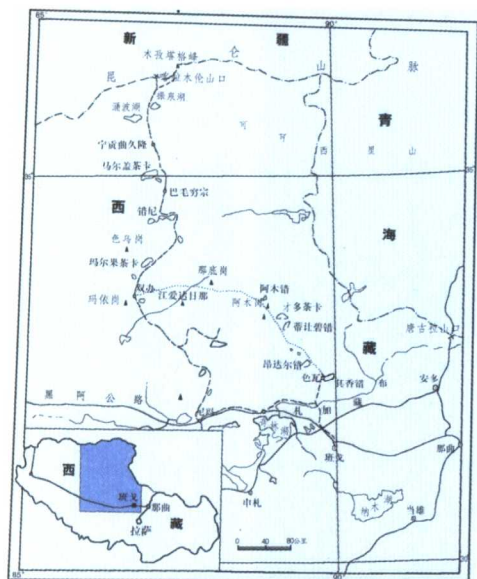
为取家书越险峡/61
搏战风雪各布拉/64
雨夜命系悬江索/70
雨林奥秘现雪域/75
野猪领地遇反击/78
瀑布峡谷藏奇迹/82
水汽通道创世奇/88
雪域西极探寻秘境/95
浩荡驴队闯昆仑/96
火山芳龄细辨分/105
牦牛惊遇不速客/109
寒风霏雨再逢春/111
八月飞雪普尔错/113
牦牛怒挑吉普车/116
美马错畔觅“方舟”/120
千金难换苦中乐/123
界山达坂藏奥妙/124
神仙湾畔吊古道/129
叶尔羌河驼险涉/132
喀喇昆仑观山骄/138
徒步穿越第一峡谷/144
大峡谷热迟姗姗/146
未等出师战火燃/155
忍辱负重入险谷/165
征程处处涌波澜/174
彩虹瀑布无觅处/189
毒虫蚂蟥伴人眠/193
小河流里能翻船/198
西兴山口现奇观/201
饥寒交迫断粮处/205
探求真谛排险阻/209
飞瀑水雾冲峡天/213
鲜花丛前宜反思/231
为留美景在人间/233
后记/237
编者的话/240



跃马驱车纵越羌塘

1976年，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完成了对藏东南、藏南与藏中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后，中国科学院又组织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学考察队，力图完成对青藏高原主体——西藏高原的全部综合考察任务。考察队由阿里、藏北和藏东三个分队组成，我们藏北分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位于那曲与阿里北部地区的羌塘高原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并计划沿东经 87° 线从南至北纵越羌塘。这项任务的困难之处主要在于除在双湖办事处以南有新迁入的几百户牧民外，位于北部的广大考察区域均无人烟，自然也没有道路。

而无人区内自然情况究竟如何，有关记录几乎为空白，仅有的一些资料是18~19世纪一些外国探险家



湖泊、河流 ▲ 雪山 — 公路 --- 汽车考察路线 …… 骑马考察路线

穿行羌塘无人区示意图

地理、地貌、地质、岩石、古生物、土壤、哺乳动物、水生生物、植物、植被、草场和地热等十几个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和来自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人民画报社的记者以及司机、医生、报务员等后勤人员共同组成，全队共33名队员。

穿越羌塘时写的一些考察历险记,其中记述最详尽的是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Hedin Sven Anderson)。他曾两次穿越羌塘,在他撰写的巨著《1889——1902年中亚旅行之科学结果》的第九卷《南藏》中提供了羌塘自然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些仅有的资料中,羌塘被描绘为“荒凉可怕的不毛之地”。基于这一情况,考察队特选调了精兵强将,组成了精锐的藏北分队,以图一举拿下“西藏战役”最难攻克的碉堡——羌塘高原。藏北分队由青藏队有名的铁血指挥官——王振环和曾到羌塘进行过草场勘察的班戈县江错副县长任正、副队长,并由从事自然



羌塘高原北缘昆仑山的木孜塔格峰



进藏途中在泸定桥上听老红军讲述长征的故事

我在1975年参加了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藏南和雅鲁藏布江江源的科学考察工作,这次已是第二次参队考察,主要承担羌塘高原植被的考察研究任务。原计划该项工作由我所研究青藏高原的老专家——张经炜先生带我共同完成,但到那曲后,张经炜先生因强烈的高原反应造成视网膜出血,此项任务就不得不由我独自承担。当时我年仅29岁,为队中研究人员之年轻者,但因有了一年的经验,在众多新参加者面前亦可以老青藏自居,不过对那些驰骋高原多年的老队员,我发自内心地对他们感到无比钦佩和尊敬。我想,切身体会过缺氧条件下生活之痛苦、工作之艰难的任何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本篇对这次考察中发生的一些令人难忘的事件做了忠实的记录,或许能使读者窥豹之一斑。

其香错畔驯烈马

1976年5月28日,我们藏北分队的全体人员清晨从班戈县乘车出发,经17小时的艰难行军,于深夜12点半抵达前进基地——色瓦。到达后,大家顾不上喘口气,便就着淡淡的月光,紧张地忙碌起来,大伙从车上卸下所有装备,搭帐篷,生火做饭,直到凌晨2点才休息。

29日清晨,我被洒向帐篷的第一缕阳光唤起,当我



登上那底岗日雪山



披上鸭绒衣走出帐篷时，却惊异地发现我们营地边静卧着一个碧蓝碧蓝的湖泊，湖边是由一墩墩西藏嵩草塔头组成的沼泽草甸，早晨牧民放出的羊群已在这片翠绿的草甸中吃草了。这远山、碧水、绿草、白羊与蓝天白云构成了一幅仙境般的图画，而我们五颜六色的帐篷，恰是点睛之笔，为图画勾抹上几点鲜艳的色彩。我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着，一边返回帐篷取出相机，我屏住呼吸，轻按快门，以帐篷为前景，摄下了那难忘的一瞬间。当时我使用的是研究所新购入的国产海鸥相机和保定黑白胶片，虽然以今日眼光来看当时所拍摄的这些黑白照片备显寒酸，但我已为这段难忘的历史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而感到分外满足了。

我们对羌塘无人区的情况茫然无知，又听说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事件后有些叛匪逃进羌塘，为防止意外，我们这支小分队每人配发了一枝半自动步枪、50发子弹。我们在色瓦安营扎寨后，全队立即开始了军事训练：拆组枪械，实弹打靶，忙得不亦乐乎。过了几天，邻近各公社生产队的20余名藏族民工驱赶着107头牦牛和50匹马来到大本营，色瓦这一宁静的小村顿时热闹起来。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从色瓦骑马向西北行进到双湖办事处，在那里与我们的给养车队会合，再寻路北上完成到昆仑山喀拉米兰山口的穿越任务。

民工的到来使队员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颜色各异、高矮不同、性情难测的50匹高原藏马身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即将开始的考察中，我们每个人都将与自己的坐骑相依为命，坐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们考察任务的完成。一些骑过马的老队员不时地东溜西看，寻找自己最满意的宝马良驹，而大部分队员从未骑过马，他们关切地向民工打听哪匹马既老实又有力。在众马中有一匹带有青色斑点的白马



羌塘无人区南部多为低山丘陵和湖盆



格外引人注目。这匹马两目铜铃般大小，炯炯有神，机警异常，一有人近前便焦躁不安，两耳不住转动并打着响鼻，抖动着长鬃，注视着你的动向。



色瓦东北的索布查温泉主泉口，水温78℃

一旦发现你想

靠近，它便立即掉头，准备尥蹶子。细看其前腿，长得又长又直，胸前两块肌肉凸起，两腿间距近尺宽；后腿粗壮有力，屁股平圆，膘情还算可以。不管是行家里手还是从未骑乘者均认为这是马群中最好的一匹，也许它就是古书中常道的青鬃烈马——菊花青。许多习骑者都已相中这匹宝马，纷纷制造舆论，以造成该马非本人莫属的有利态势，其中人民画报社知名记者陈和毅势头最盛。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处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中央新闻单位记者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老陈阅历颇广，自云曾无数次骑马闯荡四方，使听者无人不认为他是队中第一骑术高手，此马铁定应归他骑乘。一日上午，藏族民工把菊花青牵到营地，他立刻抢上前去叫民工把马鞍备好，准备骑上奔驰一番，顺便可以为初次骑乘者做一示范。该马的主人是藏族复员军人，略懂汉语，他明确告诉大家：“这马很烈，你们骑不了。”对此老陈不屑一顾，当民工把马拴在桩上，菊花青立刻焦躁不安起来，围着柱子东转西转，前腿不住地刨地并高声嘶鸣，民工拉紧缰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马鞍系好。老陈这时看起来也有些紧张。民工拉紧缰绳，老陈小心地登上脚蹬，但马立即闪开，上了几次也上不去。最后老陈终于在民工帮助下跨上马背，但未容他踩住右脚蹬，菊花青立即蹦跳起来，并左右乱甩，老陈在马鞍上力图稳住，但马越跳越猛，也不知是老陈急中生智，还是他控制不住，只见他右脚一扬就滚了下来，好在民工一直紧抓住缰绳，没出什么大事。以后老陈又试过几回，但始终未能骑上去。从此之后，队里谁也不敢再试骑菊花青了。一次，部分队员到附近山地工作，菊花青的主人陪同前往，马的主人几次上马都没能上去，最后也只好牵马随队伍前往。这样更没有人敢打这匹青鬃烈马的主意了。



马的分配原则终于定了。这天王队长集合全体队员，叫大家自报体重，然后按体重由重到轻排成一列，并按此次序先后自选马匹。这真是个十分聪明的主意，既照顾到每个人的骑术水平，又合理地安排了马匹的负担。我体重居中，包括老陈在内，先我的队员将一匹匹高大健壮且温驯的马匹一一选走，却没有一人敢选菊花青。这时王队长点到我的名，我毫不犹豫地把菊花青要下，此时全队一片哗然，或许在大家眼里，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其实不然，当我197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发配到张家口坝上地区沽源县插队锻炼时，我就学会了骑马，并成为生产队中货真价实的牧马人，驰骋在坝上辽阔的草原，放牧着百十头马牛。记得我刚到坝上草原，马上就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区风光吸引住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悄悄溜到马群边，看看旁边没人，便小心翼翼地爬到一匹黄骠马的背上，但还未容我反应过来，我就被一下子撂到地上，摔得鼻青脸肿，当时这曾成为全村人的笑谈。



我与战友菊花青

我得到了这匹青鬃烈马，欣喜若狂，几乎彻夜难眠，因为采集标本和记录植被样方均需花费很多时间，有良马相助，我就可以从容跟上队伍，工作任务的完成也就有了根本的保证。当然，要做到这点首先还是要驯服这匹青鬃烈马。作为曾经的牧马人，我深知驯马的不易，这决不是光有胆量就能办到的事。每匹马都有自己的个性，也有各自摔下骑乘者的招数。我要做的第一步是取得马的好感，第二步是了解马的特性，第三步才是让马见识新主人的本事和威力。所以从第二天



菊花青载我闯羌塘

起，我就开始天天拉着马到最好的草场上去吃草，同时不断地给它刷梳鬃毛，为它抓痒，并挖些它最喜食的野葱喂它，甚至拿出配给的压缩饼干为它补充营养。三天以后，当我接

近菊花青时它已不再害怕。此时我已了解到它制服陌生骑手的主要办法是前跳后炮和左右闪动。这天早上，我一边为菊花青梳理鬃毛，一边轻轻地为它备上马鞍，然后将肚带勒紧。它开始时还很顺从，但一紧肚带就变得焦躁起来，我连忙牵着它慢慢地向湖边走去。当我走到湖边，它渐渐安静下来。我将菊花青带到早已选好的驯马地点——湖边的一片软泥地。这里最适宜驯马，再烈的马在软泥地上疯跑起来，也会很快将体力耗尽而臣服于骑手，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原住民在海水中驯马也是同样道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上马后千万不要让马原地乱跳，施展它摔人的拿手本领。这一是很难消耗马的体力，二是比较危险，骑手稍不小心就会被甩下来。而一旦让马成功地将你摔下，第二次马就有了经验和信心，要驯服它就更难了。我牵马走到平缓松软的湖滨湿地中央，再次勒紧马肚带，以防在飞跑中因马鞍翻转而发生危险，然后轻轻在马头上抓搔。菊花青感到很舒服，不时抬起头示意叫我抓挠它奇痒的脸颊和下颌。我看时机已到，左脚踏上脚蹬，双手扳紧鞍桥，一跃而上，右脚随即纫上右蹬，还没等菊花青反应过来，我猛磕一下马蹬，然后回过身去照马屁股狠抽一鞭，菊花青刚想尥蹶子，受此一惊，便一下蹿出数米，在广阔的湖滩上飞跑起来。我骑在马上不敢有丝毫松懈，两腿紧夹马肚，脚尖点在蹬中并将身体支起，上身向前微倾，一手紧抓住马嚼子和缰绳，一手紧抓马鬃，任凭菊花青在湖滩奔驰。湖边草滩及湖对岸的山丘从眼前闪过，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这时我全部精力只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抓紧马鬃，二是在马飞驰和左右闪动时保持好重心。大约2公里过后，马的速度放慢了一些，我又猛抽一鞭，叫它继续快速飞跑。就这样飞驰了近10分钟后，菊花青有些支持不住了，鼻孔喘着粗气，口中积满了白沫，马脖子湿漉漉的。我再策马时它的速度已提不起来，我开始试